

〔台湾〕林曉筠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塵夢



CHEN MENG

尘 梦

〔台湾〕林晓筠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九九〇年·北京

责任编辑：曹 晖

尘 梦

Chen Meng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 6 6 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字 数 117,000 开 本 787×1092 毫 米 $\frac{1}{32}$ 印 张 6 $\frac{1}{8}$ 插 页 2

1990 年 12 月 北 京 第 1 版 1990 年 12 月 北 京 第 1 次 印 刷

印 数 00,001—43,500

ISBN 7-02-001132-2/I·1057 定 价 2.05 元

楔 子

路爱思走出一家著名的妇产科大门，掩不住脸上的喜悦及母性的光辉，她低下头轻抚着自己的腹部，笑着咬了咬嘴唇，瞄了一下腕上的表，伸手叫了辆计程车。

傅定国坐在咖啡屋的卡座里，面色僵硬，冷酷地抽着烟，他不经意地看了下店门，只见路爱思踩着轻快、愉悦的步伐走进，他的心不由自主地抽痛了一下，将烟往烟灰缸一摞，好整以暇地面对将发生的事。

“你来了很久吗？”路爱思笑着询问，在他的对面坐下，一脸的春风得意。“我有好消息要告诉你哦！”

面对她撒娇似的小女儿姿态，傅定国对他将要出口的话更不知从何开始。

服务生拿着菜单走了过来。

“给我一杯咖啡。”路爱思一说完，又忙笑着摇头。“不！给我一杯果汁好了！”

服务生礼貌地点头而去。

“什么事让你这么开心？”

“等一下再告诉你。你呢？”她朝他眨了眨眼睛，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你要告诉我什么？”

傅定国的脸色一暗，略为不安地挪了挪身子。

“什么事嘛?! 快点说啦!”

“先问你一个问题。”他直视她的眼睛，沙哑着声音问道：“你觉得爱情有价吗?”

“这算什么问题?! ”她不解地看着他。

“回答我!”

“我觉得爱情无价!”她理所当然地答道，看着他。

傅定国不敢看她的眼睛，将视线转开，对自己自嘲地一笑，然后平静地深吸了口气。“我觉得爱情有价，因为我们的爱情就值一千万。”

路爱思心中泛起一股不祥的感觉，一种说不上来的空虚正撕扯着她的心。

“记不记得我跟你提过一个叫陈美的女人?”

她机械地点点头。“好像她家是什么财主的。”

“对!”他嘴角一撇，表情充满了对自己 and 整件事的不屑。“我把我们之间的爱情卖了! 卖了一千万!”

路爱思如同受到晴天霹雳般，即使她还搞不清楚整件事的来龙去脉，但是她已经可以预见事情的结果。

“我和她年底结婚，她老爸答应拿出一千万给我做生意。”他无意识地轻敲着桌面。“我无法拒绝这么好的附带条件。”

“我懂了!”她坚强又淡然的一句。

“爱思! 我穷怕了! 娶了她我可以减少奋斗三十年，我不能让机会就这么溜走。”他知道自己卑鄙，连他自己都看

不起自己，但是他必须取得她的谅解、她的宽宏大量、她的支持。

这时候服务生送了一杯果汁过来。

“我知道我对你有责任，我会……”

“什么责任?!”她打断他的话，明明心中已在滴血，她却依然镇定地看着他。“你从来都没有说过你一定会娶我!”

他自知理亏，不说话。

“先在这恭喜你了，我想我没办法去参加你的婚礼!”她客套地祝福他，言不由衷。

“你一进来不是说有好消息吗?”他强颜欢笑地岔开话题。

“我不知道现在还算不算好消息?”她看了他一眼。“不!没有说的必要了。”

“你有事瞒着我吗?”他疑惑地看着她。

“会有什么事?!”她反问。

“我们会再联络吗?”

路爱思故意偏着头看他。“你认为有这个必要吗?”

他想了好一会才摇摇头。

她起身，站着看了他一会，咬着唇，忍住泪打算离去。

“我爱你!”他突然低声冒出一句。

路爱思转过身背对着他，她闭上眼睛，泪缓缓地流了下来。“那天你会更后悔你今天所下的决定。”说完，她挺直背脊，不愿让他看到眼泪，笔直而去。

傅定国看着她的背影，将头埋进双手里。

二十五年后

1

路欣一只手抓着笔，一手拿着话筒：“莉莎！你那份巴黎的时装目录再不寄来的话，我八成要关店了！”

女秘书则拿着本速记簿站在路欣的办公桌前，等候她的吩咐。

“什么?! 太夸张?!”她朝话筒吼着。“小姐！这是国际的长途电话，我才没有心情和你开玩笑。”停了一下，她凝听着。“对！拜托你用快捷的，否则下次我到法国可有你好受的！好！OK！再说了！”

挂上电话，路欣松了口气。

“周太太说她下星期有个重要的宴会，一直来电话催说要过来看衣服。”女秘书报告着。

“比利时的那些衣服寄到了没有？”

“应该就这几天。”

“那请周太太下星期一过来看。”路欣将手中的笔往办公桌上扔，身体往皮椅上靠。“我从香港带回来的那些饰品反应如何？”

“出租率都很高，有几件的成本都已经收回来了，反应都很好。”

路欣点点头。

“我们门市的销售及租赁都已经达到了一个饱和，可以再开发新的客户。”

“你以为这些有钱太太这么好侍候啊?!”路欣看着她的秘书一笑。“她们随便指着目录单上的某件衣服，欧洲的那些负责人就得大小服饰店、百货公司的找，真带回来了，她们还不一定满意，东挑西捡的!”

“做生意嘛!”

路欣用手撑着额头：“这句话好像是我该说的。”

女秘书笑笑，低头从速记簿下拿出了张烫金的请柬，递给了路欣。

“这是什么?”

“那个林大牌送来的，宴会的邀请函。”

路欣打开请柬，大概地瞄了一下。

“可以帮我们店里拉生意。”女秘书建议道：“又可以替你自己打知名度。”

“哦?!”

“去秀一下没错，让她们知道你钱虽没她们多，但气质和水准可强过她们。”

“那派你去好了!”路欣说道，看着她的秘书。

“得了，我应付不来那种场面!”

路欣笑笑，兴趣不大的模样。

“上星期的所有进账已经存入银行，收支报表也都做好了。”

“OK！你去忙好了，我要打几通电话。”

秘书点点头而去。

别墅内衣香鬓影，人头晃动的，轻柔、动听的音乐声四处弥漫，整个宴会采自助式的，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些许的笑意。像服装竞赛似的，个个女人争奇斗妍，深怕自己会被比下去，男人们也抬头挺胸，摆出一副事业有成或年少多金的得意状。

路欣穿着一袭削肩的黑色及膝小礼服，手拿着黑色的真皮皮包，悄悄地，丝毫不引人注目地走进室内。

顺手拿了杯鸡尾酒，她移步到落地窗前，找了个舒服的位置，轻啜了口杯中的酒，冷眼看着满屋子珠光宝气，衣著华贵的男男女女，一股不耐烦的厌恶涌上，她转个身，看着落地窗外的庭院，心中直懊悔自己居然会勉强自己来参加这种宴会。

齐修治坐在吧台边，注视着一脸脱俗、清丽的黑衣女郎，看着她如何闪过人群躲在角落里，看着她如何一脸厌恶地转开她的视线。他对自己颇为自信地一笑，端起桌上的酒杯，施施然地起身，身上这套剪裁合身的西装，使他更突显出他的高大及挺拔。

几个大步，他已悄然地来到她的身后。

“你有一副性感、高挑，令男人心跳加速的好身材！”齐

修治语带欣赏地说道。

路欣闻言缓缓地回过身，寻找着声音的主人。她仰起头看着眼前的男人，令人费解地冷笑着，既不回答，也不做其他的反应，好像她对这整个状况有多不屑、多懒得搭理似的。

“而且你美得不俗！”他再补上一句。

路欣又吸了口杯中的酒，依然没回答，只是将看着他的视线调回来。

“哦？！”齐修治笑着拉长音调。“是个冰山美人？！还是无意接受一个男人善意的赞美？！”

“这就是你向女人搭讪时一贯擅用的开场白吗？”她微仰着头揶揄道。

齐修治潇洒地一笑，将手中的酒一饮而尽，然后看着她。“以前没见过你，小姐贵姓？”

“有这个必要吗？”她皱着眉问道。

“有这个必要！”他一脸的认真。

“路欣！马路的路，欣喜的欣！”

“少有的姓，和你的人一样。”

“是吗？”她不置可否地笑道。

“也是少有的女人，这么充满敌意和戒心。”

“谢谢你的指教！”她故意礼貌地朝他点了点头。“今晚让你替我上了宝贵的一课。”

“哪一课？”

“如何拒绝无聊的花花公子搭讪的一课。”

“无聊的花花公子?!”

路欣装出一脸的惊惶，忍住笑意，上上下下地打量着他。“难道你不是?!”

齐修治则一脸的啼笑皆非，不过整个兴致也高昂了不少，对她的欣赏更增加了几分。

“好!”他邪邪地一笑，换上一副吊儿郎当的德性。“为了符合你对我的印象和评价，你今晚愿意和我回去吗?或者现在就走?”

她眨了眨眼睛。“再说一次，我刚刚一定听错了!”

“你没有听错!”他懒洋洋地一笑。“你非常清楚我的提议!”

路欣狠狠的瞪了他一眼，很想将杯中剩余的酒朝他的脸上泼去，但她硬是忍了下来，挺直肩膀，打算离去。

齐修治抓住了她拿皮包的那只手臂，阻止了她。

“我不是你想的那种女人!”她生气地吼道，努力想稳住自己的情绪。

“我也不是你想的那种男人!”他平静地开口道。

她深吸了一口气，润了下唇。“我道歉!为了我的出言不逊!”

“我接受。”他留意着她手臂上所散发出来的那种细腻感，微加重了一下力量才温柔地收回他的手。“不过我可不为我有想带你回家的念头而道歉!”

她嘲讽地看着他，笑了笑。

“你是从事哪一行的?”

路欣正要回答时，傅定国踩着大步来到他们的面前。

他拍拍齐修治的肩。“原来你在这里，佳玮到处找不到你。”

“我就是为了躲她才避到这里来的！”

傅定国了解地一笑，这才注意到旁边站的路欣，定下神仔细一看，他的心中不禁一惊，本能地收起脸上的笑意，注视着她。

“这位是？！”

“我叫路欣！”

“哦！”傅定国失神了一下，眼神模糊了起来。

“傅伯伯？！”齐修治喊道。

他勉强看着两人。“你很像我年轻时的一个朋友。”

“我只知道大家都说我很像我妈！”她微笑着。

“真的很像！”他凝视着她。“你是修治的朋友？”

“不是！”

“是！”

路欣和齐修治都抢着答，然后两人互看了对方一眼。

傅定国摇摇头笑了，转向齐修治，“你去找一下佳玮，免得一会她闹翻了天，我会帮你招呼路小姐的！”

齐修治就算再不愿意，倒也挺有风度地朝路欣点点头而去。

路欣则看着他的背影，莫测高深地笑着。

“路小姐！要不要吃点东西？”他指了指身后的桌面上，那儿摆着各式各样的佳肴。

“不用了，我不饿！”她笑着拒绝。“你可以叫我路欣就好，不用加什么小姐的。”

傅定国点点头，似乎想从她身上找寻另一个女人的影子似的，若有似无地直端详着她。

“你看我的眼神好奇怪！”她直言不讳地问道：“为什么？”

“小女生！别误会了我的眼神。”他以一种长者的眼光看着她。“你只是让我想起了一个我二十几年来努力试着遗忘却又永远无法忘怀的女人。”

路欣不自然地耸了耸肩。“你通常都对陌生的女人这么坦白自己的往事吗？”

“当然不是！”他情绪低落地回答道：“你是第一个强烈勾起我这种感觉的女孩。”

路欣低下头看着自己的鞋尖，不知该回答些什么。

“你放心好了，我知道自己已经老得可以当你的父亲了。”

“父亲”这两个字深深地刺痛了路欣的心，她的身子不禁一僵，面无表情地抬起头看着傅定国。

意会到她的转变，他聪明地改变了话题。“你在哪里做事？”

“我在松江路开了家服饰店，专门出售和出租欧洲来的服装和饰品。”

“不简单，看你年纪轻轻的。”

“我很早就独立了。”她平淡的一句，但语气中夹杂着对

人生许多酸甜苦辣的感受。

这时一位身着火红上衣及迷你短裙的女孩飞奔至他们的面前，她一把搂着傅定国的手臂，将身体靠在他的身上。

“爸！原来你在这里。”傅佳玮充满敌意地看了路欣一眼。“欧伯伯四处找不到你！”

傅定国不露痕迹地甩开了他女儿的手。

齐修治这会也慢慢地走近，用眼神和路欣打了个招呼。

路欣看看这场面，只好识趣地为自己找个理由。“时间不早了，我该回去了！”

“好吧！我也不勉强你！”傅定国看了下齐修治。“你送路欣！”

“不用了！”她摇摇头。“我可以自己回去。”

“爸！你听到的！”傅佳玮趾高气昂地看着路欣。“她自己都说不用人送的！”

“这里叫车不方便，我还是送你回去吧！”齐修治为她做好决定。“现在不是你表现独立和时代新女性的时候。”

路欣生气地看着他，却又不好意思发脾气。

“我们走吧！”他转身。

“齐修治！”傅佳玮不依地喊道。

傅定国朝路欣一笑，丝毫不理会他女儿的反应。

“傅先生！傅小姐！再见了！”说完路欣跟在齐修治的身后，满心不情愿地走了。

车子平稳地在马路上行驶着。

齐修治瞄了坐在身边的路欣一眼，从她一上车就好像戴上一副面具般，连一句话都没有开口过，老是看着车窗外的夜色。

“你好像对我一点都不好奇?!”他开口道。

“不是有句西洋谚语吗?”她头连回都没回一下。“好奇会害死一只猫。”

齐修治被她的话搞得大笑出声。

“拜托你开车专心一点好不好?”她侧着头看了他一眼。

“放心! 我也还没结婚，更不想这么年轻就出意外!”他信心十足地回道。

“谁告诉你我还没有结婚?”她以挑战的口吻问道。

“哦?!”他扬了扬眉。“你结了吗?”

路欣笑而不语。

“如果你老公放心让你一个人来参加这种宴会，那我真要替他捏一把冷汗了!”

“你的意思是说这类的宴会里充斥着像你这样的男人吗?”

面对她的冷嘲热讽，他也处之泰然地笑着。

路欣看看他的表情，玩着自己耳朵上的耳环。

“你对我的评价似乎不高。”

“我对男人的评价都不高。”

“为什么?”他看了她一下。

“不为什么!”

“是不是在感情方面受过创伤?”

路欣的回答是冷哼一声。

“路欣，你知不知道自己是个男人无法抗拒的挑战?!”

“我只知道你很无聊!”她提高音调。

齐修治看着路面，耸了耸肩，好像自己风度奇佳。

“下一个十字路口左转。”

他依言照做，一会光景，车子停在一处社区的前面。

她打开车门，急着要下车。

“等一下!”他按着她的肩。

“干嘛?!”她没耐性地转头看他。

“哪里可以找到你?”

她故意仰着头思考了一下。“地狱吧!”

齐修治真打算向她竖白旗，向她认输。

“还有什么问题吗?”

“路欣，你真的勾起了我的兴趣!”

“换个对象玩吧!”她冷冷地朝他一笑。“我不是你那个世界的。”

“不!”他丝毫不气馁地看着她。“这次我真的碰上了旗鼓相当的对手。”

“齐先生! 游戏要两个人才玩得起来，而且我不认为我们会再有再见面的机会。”

“你等着吧!”

路欣生气地跨出车门，不予置评。

齐修治侧过身来拉上车门。“我保证，路欣!”

路欣将背挺得直直的，高跟鞋的声音在无人的巷道中

更显得清脆、悦耳。

他看了她的走路姿态一会，发动车子。

丁伊柔等不及看完手中的信就已颓然地往沙发一瘫，面色凄然，年轻、稚气的脸上已失去了往日的欢颜。

她的姨妈心里有数地叹了口气。

“姨妈！”丁伊柔无助地看着她的长辈。“我现在该怎么办？”

“你妈妈的意思是要你先回台湾再说。”

“我回去又能怎么样？”她难过得都要哭出来了。“他们需要的是钱。”

她的姨妈似有难言之隐，犹豫地看着她。

丁伊柔却没有仔细去思考，只让挫折感和无力感去支配她的反应。

“伊柔！你快点去整理东西吧！机票我已经托人帮你打点妥当了。”

“姨妈！我真舍不得你！”

她的姨妈在她身边坐下，搂着她的肩，声音喑哑。“伊柔！姨妈更舍不得让你走，你就像我的亲生女儿般，要不是出了这等大事，我说什么也不会让你走！”

“如果没有我可以帮得上忙的地方，我会很快回来英国的。”丁伊柔望着她姨妈，坚决地说道。

她的姨妈轻拍着她的头，忍不住流下了泪，她怀中的侄女一点都不知道她将面对的未来和婚姻。婚姻——天啊！